

想人间婆娑，全无着落；看万般红紫，过眼成灰。

慕容雪村^著

原谅我
红尘颠倒

慕容雪村
原谅我
红尘颠倒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原谅我红尘颠倒 / 慕容雪村著. — 杭州 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1. 6
ISBN 978-7-5339-3187-2

I. ①原… II. ①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1）第064517号

责任编辑 朱怡瓠
特约编辑 任航
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印象

原谅我红尘颠倒
慕容雪村 著

出版 **浙江文艺出版社**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网址 www.zjwycbs.cn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印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开本 700×1000 1/16
字数 237千字
印张 17
版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339-3187-2
定价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午夜三点，任红军发来一条短信：能不能借我十万元？一个月以后还你。我正睡得迷迷糊糊的，拿起来看了一眼，翻身又睡了过去。

醒来天已大亮，邱大嘴打电话说中院的李法官找他打麻将，问我去不去。邱大嘴是我同事，长得奇丑无比，一张嘴占了脸的大半，獠牙外翻，双眼暴突，一副野猪踩地雷的模样。他最近接了个大案子，一天到晚陪着法官在外面厮混。我说去了也是送钱，少则两三千，多则上万，这样的麻将，他妈的，有牌不敢和，有听不能上，自己忍精不射，看着别人高潮迭起，你以为很好玩吗？邱大嘴说唉，有什么办法？我那个案子就在他手上，来吧来吧，输多少都算我的。

看看表，快十一点了。我开车出门，总感觉忘了什么东西，嘀咕半天，忽然记起任红军那条短信，掏出手机又看了一遍，心里暗暗纳闷。

任红军是我们班最早发财的，20世纪90年代中期，国家还没开始大力打击走私，他辞去公职，一个人跑到南方，不知怎么弄了几船货回来，一下就成了千万富翁。那时房地产市场刚刚启动，二环外的地皮只卖十五万一亩，他买了四十亩，捂了两年，地价一下翻了三番，他把这四十亩地一卖，从此当起了跷脚员外，在首阳山下盖了一栋别墅，买了一辆奔驰，天天以吃喝嫖赌为业。那时奔驰车还不像后来这么滥，开在街上十分拉风，看见单身的漂亮姑娘，只要

摇下车窗问候一声，那姑娘二话不说就往车里爬。这些年经济发展很快，亿万富翁如同臭肉上的苍蝇，手一挥飞起一片，任红军年老色衰，名气不响了，腰杆也不壮了，泯然众人矣。那辆奔驰开了七八年，油漆剥落，马达破响，锯开盖就是辆手扶拖拉机，但怎么也想不到他会找我借钱。

我打电话过去，说任大款，你烧糊涂了吧？你几千万的身家，怎么还找我借钱？任红军叹了一口气，说咱们多少年了，也不用瞒你，这几年狂嫖滥赌，股票也赔，期货也赔，钱全都造光了。还有杨红艳那个臭婊子，只睡了三晚，一下要去了两百万，现在可真是山穷水尽了。我飞快地算了一下，想以任红军的体能，一晚上最多有十分钟的战斗力的，三十分钟收费两百万，每分钟合六万多，全世界最大的律师也没这行情，要不怎么说明星身价高呢。我说你也是的，好容易赚两个钱，不是丢在女人胯下，就是扔在赌博台上，你说你去那么多趟澳门干什么？任红军连连叹气，我跟他哭穷，说我就是个小律师，名义上是合伙人，其实就是个婊子，天天到法院卖笑，法官想嫖就嫖，嫖完了还不给钱，生涯艰难哪。再加上刚买了房，手头也不宽裕。任红军嘿嘿地笑，说行了老魏，知道你没钱，跟你开玩笑的。说完无声无息地把电话挂了。

我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，不怕办事，就怕借钱。一办事就得有费用，有费用我就不会落空；借钱就难说了，越是熟人越不好办，开口要吧，有个面子问题；不开口要吧，有个心情问题。像任红军这样的败家子，这辈子也翻不了身，俗话说救急不救穷，我帮得了一时，帮不了一世，还是省省吧。幸亏他做人识趣，要不然我还打算给个万儿八千的，现在可好，这点钱都省了。

赶到望海楼快一点了，邱大嘴正和李法官一起密谈，我以前在中院办过不少案子，跟这法官吃过两次饭，不过从没正面打过交道。旁边坐着一个胖乎乎的老头子，姓刘，是什么汽车公司的老板，肯定是抓来买单的当事人。看见我进来，邱大嘴连声抱怨，说他妈的老魏，你也太拿自己当角儿了吧？还搞个迟迟登场？我说堵车啊，刚才经过蟾宫南路，一辆吉利把一辆宝马撞得稀烂，半天都过不来。我当律师多年，养成一个随口说瞎话的坏习惯，撒谎跟喘气一样方便。李法官有点怀疑，说什么吉利啊，能把宝马撞得稀烂？邱大嘴赶紧圆场，说吃饭吃饭，转身吆喝服务员：“五粮液呢？快点！鲍鱼呢？快点！来条

软中华，快点快点！”

四个人吃了四千六，还是折后价，看来邱大嘴这案子标的不少。吃完饭到楼下的山河会馆，香茶沏上，台面摆开，李法官点上一支中华，一副大人物的派头，说大家都是朋友，啊，娱乐为主，就一二四百吧，别打太大了。我暗暗叫一声苦，想他妈的，赌这么大，几小时就是两三万的进出。我身上只有九千多，肯定不够输的，现场借钱又太丢面子，溜到厕所给肖丽发了一条短信，让她再给我送两万来。

这样的牌局叫做“业务麻将”，全中国的律师都深谙规则，其实就是给法官送钱。法官放炮不能要，自摸了打出去，再大的牌都不能和。还要演得像，每局完了煞有介事地总结一下：“我死看六筒就好了。”或者“做清一色没问题，做屁和反而和不了，唉”。可见律师这碗饭也不好吃，我记得刚进律所时，我们所的胡主任喷着唾沫讲过一番话：“什么叫律师？三个字：蒙、乖、装！在当事人面前，蒙！本事，能吹多大吹多大！关系，能吹多铁吹多铁！业务，能吹多熟吹多熟！在法官面前，乖！第一要装孙子，第二要装孙子，第三还要装孙子！在人民群众面前，装！律师的责任，捍卫法律尊严！律师的义务，维护司法公正！律师的使命，担当社会道义！（语声渐弱）律师的目的，赚钱！”我听了直笑，没想后来一一践行，换个助理就讲一遍“蒙乖装”三字真言。

手气太差了，打了三圈，只和了一把，还是最小的屁和。炮倒放了不少，还净放大炮，一千六的两次，八百的一次，转眼六千多就没了。我心里着急，又上了一趟厕所，问肖丽怎么还不来。她说饭也得一口一口吃啊，我还没化完妆呢。我急得乱跳，说别化了，你已经够漂亮了。她笑嘻嘻地说，那我化个淡妆，行啵？就几分钟，化完了马上过来。我无计可施，洗了洗手，空按了一下马桶，磨磨蹭蹭地走了出去。

李法官有点不耐烦，皱着眉头说老魏你这样不行啊，这要是开庭，啊，你尿这么多次，怎么办？我心里恼怒，想论年纪我比你大，论钱我比你多，论资历我比你深，敢他妈这么训我。不过律师这行当，宁可得罪亲爹，绝不得罪法官。强压怒气打了个哈哈，说你麻将打得那么好，手气又这么旺，我还能怎么

办？只能进厕所拜神了。李某人被我奉承得受用，眯着眼笑了起来。

麻将这东西，越心虚越输钱，越怕放炮越是放炮。这次我摸到三张九筒，一直想开杠，等了半天不来，心想打八筒或许可以钓出九筒来，反正李法官刚打过五筒，五八一条路，应该没什么危险。想着想着就轮到我了，我摸了一张三万，顺手把那张八筒打了出去，还没落地，李法官啪地倒了牌，嘴里哈哈大笑：“老魏，又是你！七小对！”我爽爽利利地掏出一千六百元，说人生如此荒谬，放炮也是一种世界观。心里却暗暗发苦，想这么下去，半小时之内就得找邱大嘴融资，他妈的，今天结结实实丢了个大人。这时一个妖艳女郎翩翩走进来，长发垂肩，身材高挑，肌肤白嫩至极，令人一睹惊艳。刘老板赶紧介绍，说这是李法官，这是魏律师，这是佳佳，我们的公关经理。我和邱大嘴都是明白人，对视一眼，知道晚上的节目不用费心了，李某人在牌桌上一炮不放，到了别的地方，肯定炮声隆隆。佳佳倒勤快，倒了一杯茶，又叼起一根烟，点然后直接塞到李法官嘴里，嗝声嗝气地问：“李哥，你不会嫌我脏吧？”我说不会不会，李哥自己也脏。四个男人哈哈大笑，佳佳脸一红，抬头看看我，突然尖叫起来：“呀，魏律师，我在电视上见过你！”我说那当然，我们上流社会，轻易不出来见人，今天落难了，才跟他们这些小混混搞在一起。我们所跟电视台合作了一档《公民问法》节目，我经常过去解答观众提问，也算在公众媒体露过脸的人。

美女在场就是不一样，我连捉了刘老板两炮，钱包立刻鼓了起来。佳佳肯定也是那种做明星梦的浅薄姑娘，不停地向我追问娱乐圈内幕，我顺口吹牛：“老边知道吧？制片人，朋友！刘凯，副台长，哥们儿！魏枫、刘娜、许薇薇，主持人个个都熟！”她眼里像要滴出水来，左一句右一句套我的话，旁边的李法官一下拉长了脸，说要不你坐那边去吧，费劲！我十分扫兴，讪讪地闭上嘴，佳佳也不说话了，不过老是有意无意地瞟着我，樱唇欲滴，眼波将流，我心痒难耐，却只能干咽唾沫。

这时手气越来越旺，轮到我坐庄了，起手就是十一张风，东风四张，西风、北风、发财各一对，还有一张红中。我先开暗杠，杠上又是一张红中，接着李法官打西风，碰！邱大嘴打发财，再碰！天牌上听，风一色碰碰和！我

心里算计：风一色四番，碰碰和一番，东风杠一番，当庄再加一番，一共是七番一百二十八倍，只要和了就是两万五千六百元，如果被我自摸，那就是将近八万！这时李法官突然甩出一张北风，我心里一抖，狠狠握了握拳，想忍了吧，谁让我打的是业务麻将呢。该死的刘老板倒也会凑巧，跟着打北风，过水，不能胡，我气得直咬牙。又摸了几轮，还是这个天杀的李法官，甩手又是一张红中，我眼都红了，差点就把牌摞倒，想了半天，最后狠狠地掐了一下大腿，还是忍了。心里连声哀叹，想这下没戏了，一共才和四张牌，已经放过三张了，第四张不定在哪儿呢。那把牌也怪，我不和，另外三个人也不和，一直摸到海底。邱大嘴挤眉弄眼地说不容易啊，黄了。我笑笑不说话，拿起我海底的那张牌，还没来得及看，用手一摸，额头青筋鼓鼓地跳起来。

最后一张红中！我浑身汗流，僵坐在椅子上半天动弹不得。邱大嘴说你怎么了，有毛病啊？我摇摇头，看看对面的佳佳，她正对着我甜腻腻地笑。我咧了咧嘴，突然心一横，想去他妈的，反正是邱大嘴的案子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大不了老子不干律师了。想到这里长出一口气，一把将牌摞倒，对他们三个说：“不用打了，给钱吧。风一色碰碰和，庄家海底捞月，每人五万一千二百元。”

二

我们所叫“正大联通律师事务所”，听着像卖饲料的手机贩子，其实我跟正大和联通公司没半点血缘关系，就是个土匪联盟。所里有九个合伙人，用通俗的话讲，就是九个老板，我是九分之一。律师这行当就是这样，混够年头，有足够案源了，就可以当老板，否则要么当学徒，拿微薄的薪水；要么当个体户，忍气吞声受老板的剥削。

邱大嘴也是合伙人。他跟我不同，我是正规法律院校毕业，他只是个退伍兵。十几年前律考不像现在这么难，他看了几个月律考教材，稀里糊涂就考上了，因为公安系统有人，足足办了六年刑事案件。在中国的律师行当里，没几个人愿意接刑案，除非后台特别硬，心特别黑。刑事诉讼的程序太麻烦，公安局、看守所、检察院、法院，每个衙门都得磕头烧香，是不是人都敢训你，自尊心受不了。1997年以后说是可以“提前介入”，就是在公诉前参与案件，这个词听着像奸淫幼女，实质也像奸淫幼女。要介入呢，挺费劲；介入了呢，又不容易拔出来。再则刑案的水太深了，一不留神就要翻船，我们所的顾琛就是这么栽的。其实刑案就一个宗旨，俗称“捞人”或者“捞命”，能把实刑办成缓刑，五年办成三年，都算成功，最厉害的是把死刑立即执行改成死缓，这种事难如登天，全国十三万律师中没几个办得到。三年前顾琛收了三百万，帮一个金融大老板捞命，上下四处打点，不知哪一竿子捅漏了，不仅金融家的命

没捞着，连自己都搭进去了，现在还在号里啃窝窝头。邱大嘴算是幸运的，办了六年刑案没出什么事，不过胆子越来越小，最后干脆弃刑从经，专门跟我抢生意。

十五万拿到手，我和邱大嘴就彻底闹翻了，第二天刚到所里，他恶狠狠地骂我：“你妈的，没见过钱啊？！”说的时候张牙舞爪的，看样子很想揍我。当时所里至少也有十几个律师，我笑嘻嘻地指着太阳穴鼓励他：“来，往这儿打，一下十万。”邱大嘴舞了半天，知道后果严重，最后重重地呸了一口，说操你妈，你给我等着！转身进了自己房间，把门摔得山响。

想想那天的牌局，最多也就三个小时，三小时里姓李的一直在赢，但我一把就把他打空了。法官打业务麻将一般不用带很多钱，他把赢的、口袋里的全翻出来，也不过一万三千多，当时脸涨得通红，说魏律师，我就这么多了，剩下的改天给你行不行？要不我给你打个欠条吧，你哪天到中院办案，只要到办公室招呼一声，马上给你。这话里的威胁意味就浓了，我也知道正确的做法是什么：下策一笑置之，说“算了，娱乐为主”，让他借坡下驴，不至于得罪太深；上策说自己偷牌，反正要黄庄了，偷张牌开个玩笑。不过美女当前，这上下两策都有装屎之嫌。再说十五万也不是小数目，是兔子不是兔子先别在腰里再说，我就不信这姓李的能把我吃了。我点点头，说欠条就不用打了，赌债嘛，在法律上是自然之债，不还也没关系，我又不是黑社会。邱大嘴怒不可遏，说你妈逼魏达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说还能有什么意思，和了牌要钱呗，这还不天经地义啊？他一把揪住了我的领带，正要动手，被刘老板一手拉住。这老板涵养好，脸上毫无怒气，拿起那一万三千元塞给李法官，笑眯眯地问我：“魏律师，十几万我给了，小意思，支票你收不收？”我心想谅他也不敢开假支票，咬着牙点了点头，刘老板慢吞吞地拿出支票簿，一笔一画地填起数字来。这时包间里寂静无声，李法官脸色苍白，邱大嘴双眼充血，我点上一支软中华，对惊慌不定的佳佳飞个媚眼，想他妈的，以后中院的案子我还怎么接啊？

中国的诉讼程序比较复杂，先交钱立案，然后把案子分到归口的业务庭，由庭长指定法官审理。这两年法院系统改革，搞什么“电脑排位”，由电脑随

机指定主审法官，听着挺先进，其实电脑也是人操纵的。这中间的猫腻就多了，同样的案子，张三审是一个结果，李四审又是一个结果，所以每个律师都要找熟人。找了人不一定赢，不找人就死定了。我在中院打过几回官司，有几个相熟的法官，不过现在这种情况，亲舅舅也帮不上忙，只要是我的案子，姓李的肯定要从中作梗，我还没法申请回避，我总不能说“打麻将赢了他的钱，所以跟他结仇”吧？其实这些法官也挺可怜的，专业跟我一样，干活比我还多，收入最多只有我的十分之一，普通法官年薪六万，我随便接个稍大的案子就不止六万。所以律师和法官是一对天生矛盾，谁也瞧不上谁，谁也离不开谁。上个月汪大海出差来看我，大学时我们住上下铺，现在一个法官，一个律师，开口就互相抨击，我说法官哪有好人，抓一个毙一个都不冤枉。汪大海反唇相讥，说行啊，不过毙我之前，我要把你们这些律师全抓过来，挨个鸡奸，还得让你们唱赞美诗，说“奸得好，奸得妙，奸得孙子呱呱叫”。

支票刚开好，陈慧的电话就打过来了，张嘴就骂：“王八蛋，你他妈是不是人？”我说亲爱的，你又犯逻辑错误了，王八蛋他妈是王八，怎么可能是人？陈慧噎得说不出话来，吭哧半天，又骂了一句：“王八蛋，那四十万你到底还不还？”我说你搞清楚：第一，钱不是我借的；第二，我不是担保人，你凭什么让我还？陈慧大怒：“骗子，骗子！你他妈要敢不还，我就……我就叫两卡车兄弟……”我说还装大姐大呢，省省吧，你二哥都进去了，你以为还是三年前呢？

陈慧的二哥绰号小二黑，江湖人称“黑哥”，原来是南城一带有名的豪杰，三年前因为地下赌场的事，整个团伙被公安局连根挖掉，小二黑是团伙头目之一，判了个死缓。本来我还忌他三分，现在出了这档子事，估计小二黑这辈子没指望了：死缓改无期，无期改有期，至少也得蹲上二十年。

我把支票收进包里，心里百感交集，不知是喜是愁。这时肖丽也到了，我让她到车上等我，盘算着说几句场面话下台，构思半天，忽然泄了气，想去他妈的，一个鸡巴法官，一个鸡巴律师，再加上一个鸡巴老板，能奈我何？一不做二不休，得罪人就得罪到底，我再逗逗他们——拿出一张名片递给佳佳，故意说得很大声：“想去电视台就打我电话，魏哥也不嫌你脏。”说完昂昂然出

了门。

肖丽在车上闭着眼听教皇乐团的*Join Me*：“我们如此年轻，生命刚刚开始……”我拉开车门，她眼也不睁，用小指挑着一条小小的黑色丁字裤：“老魏，这是什么呀？”

我心里咯噔一响，不过马上就有了主意：“内裤。”

“内裤，”肖丽笑咪咪的，“谁的呀？”

“我的。”

她一下子睁开了眼：“你的？你一个大男人，穿丁字裤？”

“对啊，”我理直气壮地说，“哪条法律规定男人不能穿丁字裤？法律不让我表态，还不让我变态？”

三

肖丽比我小十四岁，我三十七，她二十三。刚开始她叫我叔叔，后来熟了，叫我老魏，后来更熟了，一关灯就叫我“该死的”。

我这辈子经历过不少女人，各种型号、各个类别，与多国人士有过深入交往。女人是世界上最不靠谱的动物之一，人品好则咪咪小，脸蛋美则临床效果差。当着面都讲爱情，一爱完就伸手要钱。这年头没什么靠得住，再恩爱的夫妻，半小时不见面，孩子都能生出一打来。陈慧是我亲手抓住的，肖丽尽管没抓住，背着我也没少跟她的同学勾搭。一年前她还逼我结婚，现在婚也不结了，千方百计要骗我的钱，今天说要开店，明天说要考研，家里平均每个月破产一次。三个月前我们一起吃饭，她接了个电话，眼泪刷刷直流，说她妈得了肾癌，肾小球肿得有西瓜那么大，手术费差十八万，非找我借钱。我在江湖上混了这么久，凭直觉就知道有问题，给她掐着通话时间，一共七分四十二秒，然后找机会查她的手机，还别说，真有她家的号码，也是差不多时间打的，就是通话长度不对，才一分半钟。七分四十二秒的那个号码删掉了，不知什么人干的。不过不着急，慢慢查，相信她逃不出我的手心。

我说什么借不借的，咱俩谁跟谁啊？反正这两天我要到上海办案，也别十八万了，就二十万整吧，到时我直接交到医院账上，还省得你爸妈费心。这招以退为进，看着厚道，其实十分阴毒，一步就闷宫将死。肖丽急得脸蛋通

红：“不许去！你是谁呀？是我男朋友还是我丈夫？跟了你两年了，一点名分都没有！”顺势逼婚，逼不成就翻白眼、掉眼泪，哀叹姘头生涯之可悲可怜、生不如死。我点上一支烟，笑咪咪地看她表演，想现在的小姑娘真是可爱，后来才知道她妈死了十几年，肾小球早被蛆拱了。这人跟我在一张床上睡了两年，居然这种事都瞒着，想起来后背就阵阵发凉。

汽修厂的老郝给我打电话，哭咧咧的，说魏律师，我那三十三万咋整啊？官司赢了，钱一分都拿不回来。这个老郝长得十分后现代，额头窄小，眼珠巨大，鼻子若有若无，一张厚厚的鲑鱼嘴，旁边翘着两撇鼠须，谁见了都会想起“谭鱼头”来。老郝在安信大厦旁开了个小汽修厂，给安信公司修了几年车，一分钱没拿到，总觉得安信家大业大，不会坑他这点钱，没想到安信一夜之间就垮了。老郝来找我，说要打官司。这事是个诉讼陷阱，用脚后跟想想都知道没指望：安信公司欠银行九个多亿，能抵押的全抵押了，只剩一个空壳。我拍着胸脯打包票，说百分之百胜诉，你一万个放心。老郝大喜，立马往外掏钱，我收了两万三千元的律师费，八千元的办案费，转手交给所里的小律师廖明。廖明今年刚二十五岁，也不是什么善类，今天一顿饭，明天一顿酒，后天一场桑拿，折腾得老郝皮焦肉烂，外酥里嫩。开庭的时候安信根本没到场，缺席判决，百分之百胜诉，可就是拿不到钱。安信剩下那点东西补税都不够，根本没老郝什么事。

这些日子他一直缠着我，说房子要装修，儿子要上学，外面背着十几万的债，里面吊着十几斤的疝气，连手术的钱都没有，天天等米下锅。我哪有空跟他啰唆，支吾几句把电话挂了，心里忽地一阵茫然，觉得全身力气尽失。这些年也不知是怎么了，钱没少赚，可每赚一笔都会让我虚弱无比，感觉人生无聊，万事都没有意义，有一天还到首阳寺拜了个师父，法号海亮，人称大德高僧。这师父没教我什么做人的道理，没事就找我化缘，今天修佛堂，要三千，明天塑佛像，要五千，零零碎碎加起来，至少也掏了两三万。有时候我觉得他还不如个小姐，小姐也要钱，但人家让你快活，他连快活都不让你快活，一见面就谈大德正义、红粉骷髅，好好的人也能听出便秘来。这和尚特别虚荣，每次参加商业活动都要坐我的奥迪A6，冒充厅级长老。还特别喜欢找优婆夷

谈心，尤其是年轻漂亮、身穿短裙的，嘴里讲大德正义，眼睛瞄着人家屁股大腿，第二天就抓着小沙弥给他洗花裤衩。后来我也烦了，他还老给我打电话，说我应该虔诚地礼佛饭僧，广结善缘，少种恶因，这样来世才能生到省委书记家里，否则定会变成土鳖黄鳝。

我打开保险柜，把自己那点身家全翻出来，三套房子、一辆车，户头里有九十三万人民币、一万多美金，还有一些股票，两年前值十几万，现在跌得只剩一层皮。我算计了一遍，突然有点冲动，想把这些全捐出去会怎么样？人们是夸我道德高尚，还是骂我傻逼？估计一百个人里有九十九个会骂傻逼。按这时代的道德标准，土鳖黄鳝也比傻逼可敬。我长出一口气，感觉傻劲一扫而光，顺手抄起电话，拨通了曾晓明的号码。

曾晓明是我大学同学，毕业后分在高院，干了四年书记员、八年审判员，据说马上就要提副庭长。大学时我俩不同班，话也没说过几句，这些年我着力喂养，隔两个月就给他加点精饲料，渐渐成了熟人。去年他过生日，我还专门送了块三万多的劳力士，不过从没见过他戴过。

高院的法官都是吃火药长大的，开口就俩字：“说话！”我赶紧赔笑，说老曾啊，那个小玩意儿我帮你弄到了，四眼明纹，大活佛开过光，下午给你送过来怎么样？他还不满意，粗声粗气地问我：“多少钱？”谈到钱我就可以放肆了，说去你妈的，咱们多少年了，不谈钱你能死啊？就那么个小玩意儿，不要钱你敢说我行贿？曾晓明也笑了，说我下午没事，你别到院里来了，咱们去江边钓鱼吧。

这通电话无懈可击，反贪局坐在旁边也听不出破绽来。其实玄机重重。曾晓明这人极其好色，每个月都要出来钓两次鱼，不钓土鳖黄鳝，专钓桑拿小姐，有时一钩要钓俩，也不知他哪来那么大的鱼钩。小玩意儿也不简单，去年我们俩一起去西藏旅游，看见一个胖子戴了颗天珠，据说这玩意儿神奇无比，能避邪，能祈福，干尽坏事也不会遭雷劈。曾晓明看着眼馋，当时就想淘换过来，胖厮开价十一万，我犹豫了一下，没敢接这个话，曾某人当时就阴了脸，回来后半个月不接我电话。现在云天公司的案子要打二审，正在节骨眼上，非出重手不可，我只好又找到那胖厮，侃了半天价，花十万五买下那颗天珠，疼得肝

尖腰花一齐颤抖。

到楼下银行提了五万现金，买了一部诺基亚的新款手机，还有两张不记名的神州行卡，开着车直奔江心岛酒店。现在检察院盯得紧，特别是标的大、关系复杂的案子，一不留神就能栽进去。我执业十四年，这方面经验丰富，应酬法官从来都是现金结账，也很少打他们座机，要讨论案情就新办张卡，案子一完就丢掉。

江心岛是家四星级酒店，后台很硬，公安局从来不敢招惹，我经常在这儿应酬法官。桑拿部有上百个美女，档次也高，经常有兼职的大学生。有次我遇到过一个学生会的文艺部长，能歌善舞，还会用英文背拜伦的诗，连叫床都是伦敦腔。路上看见一家利民药店，进去问了一下，说货倒是有的，不过要医生处方，我磨了半天，总算把售货员说动了，收了四百九十五元，卖给我五颗伟哥。

车还没停好，手机响了，一个又甜又嗲的声音问我：“魏哥，你还记不记得我？”我脑筋一转，立马回应，说是佳佳吧，魏哥正想你呢。佳佳咯咯娇笑，声音浮浪无比，听得我心神荡漾。我一直感觉这姑娘对我有点意思，现在主动联系，估计是有备而来，用句俗语叫“肥猪拱门”。闲聊几句，佳佳又问起电视台的事，我说那你过来吧，我请你吃法国牛排。江心岛六楼有一家戴高乐牛排馆，从新疆找了个维吾尔人冒充法国大厨，不过牛排烧得确实不错，牛肉细嫩，汤汁鲜美，据说连市长都来吃过。

现在每个行当都有自己的潜规则。当官的想晋升，先给领导送礼；女演员想出镜，先陪导演睡觉；律师要打赢官司，不用说，第一步就是把法官弄舒服了。经济学讲“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”，其实我本来也没打算吃午餐，只想跟她混顿宵夜。

曾晓明和佳佳同时赶到。吃完牛排，我把佳佳支出去，把天珠和鉴定证书递给曾晓明。他眼睛一亮，拿在手里摩挲半天，表情顿时善良了许多。云天公司的案子标的一千三百零九万，我是风险代理，事前只收一点办案费，事成之后提百分之二十，差不多二百八十万，曾晓明也不是吃素的，肯定有什么想法。熟人好办事，我开门见山，问他这案子怎么办。他皱皱眉，说一审案卷他看过了，证据不充分，认定事实不清楚，适用法律也有问题，要维持原判，不

好办啊。这话听着吓人，其实都是官样文章，不把事情说得困难重重，就不足以彰显他的重要性，更不好意思跟我谈价钱。曾晓明在圈里出名的难缠，心狠手黑，一出刀就要见血，分一半他都未必同意。不过那颗天珠花了十万多，办案期间连吃带玩，十几万也挡不住，弄不好我忙活半天，最后只能捡点渣吃。我低头喝茶，不敢接他的话，他也意识到话说过头了，慢慢又转回来，说案子是难办，不过咱们同学一场，能帮的还是要帮……说到这里停住了，冲窗外的佳佳仰仰下巴：“挺漂亮啊，跟你什么关系？”我恍然大悟，眯着眼笑了一声，说一个客户，怎么，看着有点意思？曾晓明光笑不说话，我算计了一会儿，想去他妈的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何况还不是我的孩子呢，先把姓曾的弄高兴了再说。把房卡、手机和神州行全递给他，说你先上楼，我给你安排，这段时间咱们小心点，用这个号。曾晓明是明白人，笑嘻嘻地收起东西。我从口袋里摸出一颗伟哥说来，把这个吃了。他看我一眼，仰脖吞下那颗蓝色的小药片，一脸猥亵之色，说你他妈够周到的，那咱们一人一半吧，你也别跟我讲价钱，就这么定了。说完站起身，色迷迷地看了看佳佳，雄赳赳地走进电梯。

我十分生气，想这王八蛋，最后关头还是宰了我一刀，二百八十万他分去一半，我又送礼又请客，中院那边还要打点，最后到手还不到八十万。叹了一口气，我招手让佳佳进来，开口直奔主题，不给她一点准备的机会：“我朋友想让你陪陪他。”

佳佳果然蒙了：“魏哥，你什么意思？”

我说1403房间，你上去陪陪他，有什么要求跟我提。

她腾地站起来：“你……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！”

我拿出一万块，在手上不停地倒来换去：“这是一点小意思，你先拿着，明天带你去电视台面试，再给你一万，怎么样？”

她有点犹豫：“怎么陪？”我说还能怎么陪，脱了衣服陪呗。她咬着嘴唇发狠：“我又不是妓女！”

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就不好办了，不过看她一身打扮，肯定不是什么贵族，泱泱商品社会，我就不信还有拿钱砸不死的人。我笑笑，又拿出一万块：“那我先给你两万，明天再给你一万，去电视台的事包在我身上，你干不干？”